

216.1
Z81a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1917 ~ 2000)

第三卷

朱栋霖 主编

吴秀明 本卷主编



A0964165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本书配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以新的文学史观、文学观重新遴选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全书共四卷。选目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诸文体,包括各种风格流派的代表作,部分曾在当年产生重要影响或引发争议的作品,以及台港澳地区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全部选篇生动展示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杰出成就与绚烂风采,为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提供了一套富有新意、实用性强的作品选读本。

本书适合高等学校中文专业本、专科教学选用,也可供文学爱好者赏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 3 卷:1917~2000/朱栋霖
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中文本科
ISBN 7-04-010108-4

I. 中... II. 朱...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1917~2000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298 号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第三卷
朱栋霖主编 吴秀明本卷主编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传 真 010-64014048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购书热线 010-64054588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31.75
字 数 580 000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1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受教育部委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1998 年年会(长春)研究了中文专业本科教学改革计划,以贯彻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精神。经与会专家多次讨论,确定了中文专业本科教学的总学分、总学时与七门主干课程,其中将自新时期以来在全国高校中文系已分别开设了 20 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两门课合并为一门主干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此同时,教育部委托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于 1999 年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作为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在使用中受到各高校中文系师生的欢迎。这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四卷)的编选、出版,就是实施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更好地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这部教材同样被列为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20 世纪中国文学曾经产生许多优秀作品,它们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本书选目,意在以新的文学史观、文学观重新遴选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选篇包括小说、新诗、散文、戏剧诸文体,各种流派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希望能从中呈现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为高校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提供一个有新意、实用性强的作品选读本。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考虑到文学史教学的实际需要,本书选录了少量当年曾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而以今天的观念来看其在思想、艺术方面有明显欠缺或不足的作品;选录了一些曾引发过重要文学争论的作品,从这类作品及有关争议可以看到当年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通常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都是遴选佳作,而教师根据文学史教学的需要,又要另外去查找前类作品供学生阅读。本书编选这类作品,意在为教学提供方便,开拓学生思维空间,提高学生分析能力。

有一些文学名篇,已为现行中学语文课本列为精讲篇目,又被其他选本反复选录,为节省篇幅,本书一般不再重复选入。

本书遴选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部分作品,有的篇目是初次为中国大陆

书籍选用。由于资料与篇幅限制,这部分选篇尚不能满足教学与读者阅读的需要,希望大家在使用中提出意见。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分为四卷:

- | | | |
|-----|---------------------|-------|
| 第一卷 | 小说(1917~1949) | 张福贵主编 |
| 第二卷 | 诗歌、散文、戏剧(1917~1949) | 龙泉明主编 |
| 第三卷 | 小说(1949~2000) | 吴秀明主编 |
| 第四卷 | 诗歌、散文、戏剧(1949~2000) | 汪文顶主编 |

入选作品,尽量采用初版本;若初版本较难找到,或初版本与重版本的文字无变化的,则采用通行的重要版本。所有入选作品的版本出处,均在该作品后以括号注明。

本书编目,在每卷每一文体内以作品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为序编排,同一作家有若干篇作品入选的,则相对集中于该作家首篇入选作品之后。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作品本应与大陆作家作品一起依发表时间先后编排,考虑到教学时查阅方便,这部分作品则相应集中在每一文体的后半部分。

长篇小说是现代文学教学的重点之一,但限于篇幅,长篇小说不能入选,分别存目于第一卷、第三卷选篇目录之后。存目作品是给本课程教学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任课教师可根据各校教学情况与学术特点,选择其中部分书目指定学生阅读。本书不提供长篇小说的故事梗概,为的是引导学生直接阅读原著。

本书编选工作由吉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苏州大学合作承担,历经两年,反复遴选,并征求海内外专家严家炎、张炯、黄修己、孙玉石、刘中树、王富仁、吴福辉、温儒敏、蓝棣之、王庆生、董健、刘增人、李继凯和刘绍铭、卢玮銮、陈学超、马森等教授的意见;教育部高教司领导高度重视与支持;高等教育出版社彭治平、郑惠坚、袁晓波对本书出版给予一如既往的支持,责任编辑贺有祁同志投入了认真的工作。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热诚地希望海内外同行教师、大学生对本教材提出宝贵意见。

朱栋霖

2000.12

中篇小说作品存目(1949~2000)

梁 斌

红旗谱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版)

周而复

上海的早晨 (作家出版社 1958 年版)

欧阳山

三家巷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柳 青

创业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0 年版)

杨 沫

青春之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罗广斌、杨益言

红岩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1 年版)

姚雪垠

李自成 (一、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1976 年版)

徐怀中

西线无战事 (原载《人民文学》1980 年第 1 期)

古 华

芙蓉镇 (原载《当代》1981 年第 1 期)

路 遥

人生 (原载《收获》1982 年第 3 期)

李存葆

高山下的花环 (原载《十月》1982 年第 6 期)

陆文夫

美食家 (原载《收获》1983 年第 1 期)

张 洁

沉重的翅膀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张贤亮

绿化树 (原载《十月》1984年第2期)

刘索拉

你别无选择 (原载《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

韩少功

爸爸爸 (原载《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

莫言

红高粱 (原载《人民文学》1986年第8期)

贾平凹

浮躁 (原载《收获》1987年第1期)

王朔

顽主 (原载《收获》1987年第6期)

池莉

烦恼人生 (原载《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

王蒙

活动变人形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凌力

少年天子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铁凝

玫瑰门 (原载《文学四季》1988年秋季创刊号)

张承志

心灵史 (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陈忠实

白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张炜

九月寓言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林白

一个人的战争 (原载《花城》1994年第3期)

余华

许三观卖血记 (原载《收获》1995年第6期)

王安忆

长恨歌 (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王小波

黄金时代 (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

张平

抉择 (群众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刘以鬯

酒徒 (香港海滨图书公司 1963 年版)

西西

我城 (香港素叶出版社 1979 年版)

金庸

射雕英雄传 (三联书店 1994 年引进版)

李昂

杀夫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3 年版)

朱天文

荒人手记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 1994 年版)

目 录

小 说(1949~2000)

孙 犁	
山地回忆	1
萧也牧	
我们夫妇之间	6
王愿坚	
党费	18
王 蒙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25
春之声	50
宗 璞	
红豆	58
高 缨	
达吉和她的父亲	78
茹志鹃	
百合花	92
赵树理	
“锻炼锻炼”	98
陈翔鹤	
陶渊明写《挽歌》	112
胡万春	
家庭问题	121
刘心武	
班主任	133
蒋子龙	

乔厂长上任记	149
高晓声	
李顺大造屋	178
张 洁	
爱,是不能忘记的	192
湛 容	
人到中年	203
汪曾祺	
受戒	261
铁 凝	
哦,香雪	275
阿 城	
棋王	283
林斤澜	
溪鳊	308
残 雪	
山上的小屋	316
扎西达娃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319
马 原	
风底斯的诱惑	334
刘 恒	
狗日的粮食	368
格 非	
迷舟	377
余 华	
鲜血梅花	393
池 莉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404
陈 染	
嘴唇里的阳光	415
刘庆邦	
鞋	427
陈映真	
将军族	435

白先勇

游园惊梦 445

西 西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460

李 昂

一封未寄的情书 469

张大春

将军碑 483

小说

(1949~2000)

孙犁

山地回忆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纺织,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不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里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气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

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剩下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看。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原载《小说》1950年第4期）

萧也牧

我们夫妇之间

一 “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逢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因为我有胃病，一挨冻就要发作，可是棉衣又很单薄！那年，正快下雪的时候，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说：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我着急得不知道怎么着好！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贵，就是钱凑不够！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以后，上山割柴禾，可是天气太短了！一下工，天很快就黑了！所以一直割了半个多月，才割了不少柴禾，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卖了二千块边币，秤了两斤羊毛，问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打了这件毛背心！

因为我不会打，打的又不时样又尽是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读着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黄昏时候，手拿镰刀，独自一个人，弯着腰，在那荒坡野地里，迎着彻骨的寒风，一把，一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

她这样做，完全是为着我！为着我不挨冻，为着我“不再发胃病，好好的为人民服务……”突然，我流泪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默默地坐在我底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大楷……

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的流过村边。时间该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了，就说：“你先睡吧！”她一听我的话，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朦胧了的睡眼：“不！”继续练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得,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土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盘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棉花条儿),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的响,声音是那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整理工作材料;她呢,成天和老百姓们打交道!……但在这些日子里边,我们不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看你这两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

二 “……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她呢?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以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也不?那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鸡巴!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的像只猴儿,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翘了个二郎腿,含了根